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蜀碧 第三卷 起乙酉、止丁亥

乙酉順治二年（時賊竊據全蜀。）春正月，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，不克，賊滅其家。初，道貞敗賊於小關山，賊還據邛，至是，道貞謀恢復，命子睽度以兵來爭，賊搜獲道貞妻王氏，環刀械頸，令招其子。王氏大罵不從，賊分其屍，投之城外。舉家百口俱死。睽度亦以戰歿（睽度妻馮氏，有詩名，詩見邛志。）。

時，賊脅綿州諸生葉大賓牧邛。大賓佯受之，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。始以計給賊將曰：「蒲江要害，聞有警須調兵往。」賊信之，分其眾千餘去。翌日，又曰：「大邑隸邛，係將軍責，恐有變，亦宜調兵往。」反分其眾千餘去。賊眾既分，大賓矯令殺賊，帥潰，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，奪西門而去。

三月，故明諸臣起兵攻敘州，取之。初，閩部巴縣王應熊，奉永明王命，總督川湖雲貴軍務，崇辦川寇。時，諸郡惟遵義為王祥所守未破，應熊入居之，縞素誓師，開幕府，傳檄討賊，而總督宜賓樊一蘅適至，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，起甘良臣為總統，副以侯天錫、屠龍，合參將楊展，遊擊馬應試，于朝宗所攜潰卒，得三萬人。是年三月，攻敘州，斬賊數千級，走偽都督張化龍，復其城。馮雙禮來爭，又敗之。孫可望來援，相持一月，一蘅糧盡，退屯古蘭州，展退屯江津，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。化龍率番兵衝擊之，賊驚潰遁去。是時，副將曾英，參政劉麟長及部將於大海、李占春、張天相等，方破賊於重慶，屬兵□餘萬來，奉一蘅節制。

李研齋長祥記云：獻忠陷成都，蜀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，合兵中江、射洪間，約□餘萬，阻山壁水，整飭甲冑。獻忠忌之。時，閩部王應熊駐師遵義，去中江、射洪千餘里，呼應不及。王又慎惜名器，蜀之來言情與請符付者，多不遂意，軍中舊官稱官，他惟稱義士，無以臨眾，忽傳山中有王，內江王也，使人視之，容貌顧盼，英雄異常，軍中大喜，思得王監國，不受閩部節制，共往迎王。王至，歡呼相賀。因請視事。王不得已，任之，遂於軍中設官職，定尊卑，安養百姓，訓勵士馬，□餘萬眾，無不帖然者。軍中亦為王建行宮，選后妃，備宮女，募內侍。又拔戰士充卸營，亡何，賊至，出師與戰，大敗，數戰數敗，軍中搖動。王迺自將兵出戰，大捷，賊益兵來，王又出戰，又大捷。生擒數百人，降千餘人。王皆編入御營中。一日，獻忠自以大隊至，對壘未合戰，御營兵噪，各營驚亂。獻忠自外攻擊，御營從內殺出，□餘萬兵，斬艾奔竄盡矣。內江王，蓋賊也，獻使之來，偽為王，以破壞我師者。

雅州知州王國臣，以州降賊。國臣，西安人，初通闖將馬曠繼，又歸獻忠。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，將執以與賊，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，而土司楊姓者，與高世仇，互相攻殺，楊之喬又欲因亂弑兄，之明降賊，遂執胡寅，並家口數□人，送獻忠殺之。

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、成都進士朱倬尹、川北舉人鄭延爵，起兵拒賊，敗績，俱死之。之明等合謀起兵，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，兵■，俱擒，為賊副於會城南門外。延爵逃至總岡山，收兵再戰，沒於陣。

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，起兵討賊。初，賊以蜀人易制，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，用降人為招誘，鑄金印齎之，易其章。馬京者，漢將馬岱後也，年□六，得印，擲之地，誓眾不服。時，偽遊擊苗姓率眾赴黎雅任，京密令通把調集番眾與亭攻之，擒偽弁七□餘人，於演武廳申明大義，斬首祭旗，起兵討賊。

馬京、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、指揮丁應選、富莊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，大破之，斬其偽帥方總兵。京兄弟起兵，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莊七姓子弟頭人姜、黃、奈、李、蔡、包、張等土千戶。李華宇者，年八□矣，亦率眾至，京即以七姓畀之。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、寧越守備楊起泰，以觀察胡恆之檄，引兵入援，聞恆死，遂與京兄弟合，得兵萬餘，至雅州觀川對岸，與賊大戰，殺數千人，陣擒偽帥方總兵，斬之。賊敗歸，京遂恢復黎雅。

賊大殺偽從官。初，孫可望自漢中還，時偽官連名狀迓之於郊，可望不敢隱，陳之，獻怒其沿故朝陋習，按名棒殺二百人。忽一日，殺從官三百，或言其太甚。獻曰：文官怕沒人做耶？因朝會拜伏，呼癸數□下殿，癸嗅者，引出斬之，名曰天殺。又創為生剝人法。若皮未去而先絕者，刑者抵死。偽兵書龔完敬，以道不治，用前法剝，實以■衣冠，以徇於市。一祭酒某，以生辰受諸生禮，僅值千錢，其誅法一如完敬。召諸生集而觀之。偽禮書江鼎鎮，以郊天祝版不敬，杖之百，閤門自經死。右相嚴錫命，家在綿州，獻過其地，見宅第壯麗，即命斬之。

賊大殺紳士，賊各州邑安置偽官，查檢鄉紳學校，詭云選舉，用軍令嚴催上道，不至者孥戮，並坐比鄰。既集，令之由東門入，西門出，盡斬之。

賊集諸生，出新製黃旗，縱橫各一丈，令書滿幅大帥字，畫欲如斗，又一筆揮成，能者免死。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，以大缸貯墨，濡濡三日，提出直書，不爽毫髮。獻熟視曰：爾有才如此，他日圖我者必爾也。立用祭旗（志道，字念泰，夾江學生，工書，死時，年二□七。余外曾祖也。）。

賊詭稱試士，於貢院前，左右設長繩，離地四尺，按名序立，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，前後近萬人。筆硯委積如山。時惟二十年幼，不及繩，留作書記，一忘其名，一嘉定歐養直也（後賊奔川北，挾之以行，鳳凰山之敗，脫身歸，流寓丹稜，與余叔祖連姻，所作紀亂一書，載獻事頗詳，今無存矣。）。又詭試武生。時，禁民間畜馬，武生之至者，命集教場，出廐馬最孱劣者千餘，驅之使騎，甫乘，合營大噪，發巨■、振金鼓，馬奔人墮，踐踏成泥，賊撫掌大笑。

一云：賊稱帝成都，以出兵數敗，攘袂瞋目，思咀嚼蜀人，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，自成大怒，因殺士於青羊宮。

或云：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，以驢繫紳坊，糞溺汚石柱，紳僕罵之，鞭獻父，喝令以手掬付他所。時，獻在旁，怒目不敢爭，臨去誓云：我復來時，盡殺爾等，方洩我恨。

或云：獻忠敗於鄖陽，竄伏深山，饑窘，聞某寺僧饒錢穀，劫之，時有諸生數□在寺肄業，皆避去，而寺僧擅拳勇者百餘人，相與謀曰：我等出敵，彼敗終不忘情，不如嫁禍他人也。遂著諸生巾禦賊。賊大敗，死者頗眾，以是積怨士子，遷戮於蜀。

蜀民共起殺偽守牧令判等官。賊所破郡邑，置守牧令判等官，緝捕百姓。時四方兵大起，民之荼毒未盡者，斬木揭竿，糾集殺賊。一時偽官或刺於庭，或生界之火，或投之水，幾於殆盡。

秋七月，賊屠成、龍二屬州邑。初，賊自為聖諭，大言云：天以萬物與人，人無一物與天，鬼神明明，自思自量。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，刻諸石。至是，與偽相汪兆麟，謀遣馬元利、張能奇等分剿成、龍所屬州邑，並長吏誅之。兵到處，有煙火者，將吏必斬。其偏裨不忍行刑，多自經於道路。有一縣人，先期聞之，向酒家索醉聽死。酒家一日累千金，初大喜，繼又大慟，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剝，無一人得或免者。

偽撫南劉文秀屠邛州。文秀復至邛，取遺民萬餘家，悉屠之。又殺僧道千人。於是行盡剿法，立搜山、望煙等頭目，蹤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，舉火薰之。邛、蒲二百里盪為血肉之場矣。

劉文秀入丹稜，屠之。賊陷丹稜，踞其署，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，屍與橋平，水為之壅。又遣兵搜鄉，以長繩聯絡男婦，每數□為一群，賊前後各一人，跨刀執杖，擁至江陵廟殲焉。遂■北門山為教場，操兵三月而去。

先大父五吾公，諱萬崑，時謀拒賊，偽持牛酒偵賊營，門軍止焉，縛見酋，以計免，且給賊旗持歸，聚壯勇守險阨，賊入鄉者輒殺之。一日，有打糧賊三百人突至，設伏擒獲，誅之於三溪口。賊不敢近，一鄉獲全。

賊入洪雅。邑人祝之茂妻楊氏、之至妻妾二陳氏、之恆妻宿氏、之郊妻王氏、少女祝氏，皆庠生祝錢之媳與女也。避亂山中，為賊所劫，六氏拜別父母，俱投水死。

邑人于飛率眾破賊於花溪。花溪去縣四□里，背枕飛仙關，前面青衣水，極為險要，賊至，飛誓眾拒之，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，而以羸弱者誘賊。賊逐入隘中，伏發，急不得出。飛奮勇截殺，斬獲二千人，賊大沮喪，沿江遁。

賊攻南安鎮，千總周鼎昌大破之，奔還成都。賊由青衣江下夾江，攻南安鎮，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閩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，豎木為城，率眾拒守，賊攻不下，因作浮橋為長圍計。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，而腰鎌以斷橋絡，賊將卒沈水中，餘賊反奔南岸，鼎昌擊攻之，賊大敗北，其所擄掠，喪亡幾盡，奔還成都都不復至。

賊除成都居民。初，賊陷成都，大殺三日，以孫可望諫少止。因列兵為甬道，簡閱其民，壯男少婦，選入營中，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，無復聚者。已而遣兵四出，脅令歸誠，所在郡邑，建官分理，徵輸苛暴，殘殺日滋。民心憤畏，合謀拒賊，逐殺偽官。獻遂詐言於眾曰：有天書夜墜庭中，命我剿絕蜀人，違者罪不細，因聯百姓□人為一縛，驅至中園盡殺之（中園，先主昔日練兵處也。）。

冬□有二月，賊殺醫僧匠役。太醫院有舊製銅人，賊以楮幕其關竅，召諸醫至，考驗鍼砭，內有一穴，差者立死，一時業醫者皆盡。

太慈寺僧近千人，初因藏一宗室，闔寺俱斬。至是，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。

初蜀，織工甲天下，特設織錦坊，供御用，而蜀始封。獻王好學，招致天下名刻書傭，集成都，故蜀多巧匠。至此盡於賊手，無一存者。或曰：孫可望獨留錦工□三家，後隨奔雲南，今通海緞，其遺製也。

丙戌順治三年（是歲□二月，獻忠伏誅。）春正月初五日，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。先是，乙酉□月，賊遣偽帥狄三品等驅眉。是年正月初五日，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，至則以兵圍之數重，凡五千餘人，悉殺之。

時，賊入川南，先期傳令云：除城盡剿，民不悟，以為入城可免也。扶老挈幼，求避城中，故賊至得聚而殺之。而城中居人，或知其故，預有免脫者。

眉民陳登嶽，倡義破賊於體泉河，又破之於東館，賊遁。登嶽，眉州里民，混字鐵腳板，憤賊酷，裂衣為旗，招集四鄉遺民，得數千，樹柵體泉河上，賊攻之，登嶽率眾，白梃鋤耰，一戰殺賊三百。賊懼，從間道潛移東館。登嶽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。賊納之營中，夜半，襲賊營，壯士從中鼓噪殺出，賊大駭競奔，復斬首數百級。賊遠遁。登嶽自是以鐵勝名營，倡義者悉歸之。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。後為嘉定向成功所殺。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。

三月，參將揚展恢復川南。初，賊取嘉定，置偽官守之。展起師，潛身入犍為，擒殺偽令，州人聞，爭開門迎展，偽太守逃去，展遂取嘉定。獻遣劉文秀、狄三品來攻，為展所敗，退回成都。展遂合遊擊馬應試，盡復嘉、眉、邛、雅諸州邑。於時，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、簡，侯天錫、高明佐取瀘州，李占春、於大海守涪陵，其他據城邑奉調者，洪、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，松、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，夔、萬則譚宏、譚誼，樊一蘅移駐納谿，居中調度，與督師應熊會瀘州，檄諸路刻期並進，獻始畏懼。

賊殺所獲婦女小兒。賊以婦女累人心。悉令殺之。有孕者剖腹，以驗男女；又取小兒每數百為一群，圍以火城，貫以矛戟，視其奔走呼號以為樂。

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：賊以遺民逐殺偽官，而四方兵漸日益迫，忿然曰：川人尚未盡耶？自我得之，自我滅之，不留毫末貽他人也。於是，令偽帥孫可望等四將軍，分道出屠，窮鄉僻壤，深崖峻谷，無不搜及，得男手足二百雙者，授把總；女倍之。官以次進階。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，童稚手足不計，止計壯男女手足，寅出酉還，比賞格，有踰□倍者，獎以為能。有一卒日殺數百人，立擢至都督。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，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。正月出，五月回，上功疏，可望一起殺男女若干萬，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，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，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。獻忠自領者，名為御營老府，其數自計之，人不得而知也。又有振武、南廠、七星、治平、虎賁、虎威、中廠、八卦、三奇、隆興、金戈、天討、神策、三才、太平、志正、龍韜、虎略、決勝、宣威、果勇等營，分屠川南川北，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，填之江中。蜀民於此，真無孑遺矣。

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。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年□五歲以上者殺之。各起會計所殺衛軍七□五萬有奇，兵二□三萬六千有奇，家口三□二萬。自成都北威鳳山起，至南門。桐子園，綿亙七□餘里，屍積若喬嶽然。

賊攻川南諸州縣，俱大敗而回，洩怒士卒，以婦女財物累眾軍心，不肯致死，移營之日，有金銀必棄，有婦女必殺，其留屯久者，或已成夫妻，有子女，軍行發令，輒大擲，毀中園一浮圖，穴其下，置■崩之，兵之壓而死者萬人。又伐木造船數千，由山路曳入水，或數□里，或百里，稍息而休者立死。若闖營犯法，裝大艦沈之江中。於是，左右親信各生畏心矣。南門營、中大營兵懼誅，開門散走，差豹韜等四營追及於大儀，三千餘人盡坑之。

獻忠欲北行入陝，惡其黨太多。曰：吾初起草澤，從者五百人，所至無敵。今日益多，前年出漢中，為賀珍所敗，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，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。吾欲止留髮難時舊人，即家口多者亦汰之，則人人自輕便，所向無前。汪兆麟懲與之曰：恐兵知而先諫奈何？不若先立法責之，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，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，俱置之法，並連坐。如此，則殺之有名，無覺者矣。密議已定，諸營尚未知，猶習故態，角射酌酒，縱博嬉笑，怒罵如平時。邏者至，輒收治，自誣服，並及其家。是日所殺即□萬餘人。於是，人人惴懼，無敢出一言者。邏者無所得，每於夜靜踰垣穴壁，入伏齩下及牀第幃幕間竊聽，但有笑語，即躍出收繫，並其家屠之。

賊大殺偽都督總兵等官。偽總兵溫自讓，延川人，不忍無辜戮其下，棄妻子，夜率所部百餘遁去。獻自引驍騎追之，自讓走脫，所部兵俱自殺。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、八卦營汝州王明、振武營麻城洪正隆、隆興營涇陽郭允、三奇營鳳陽宋官、永定營合肥郭尚義、三才營山東婁文、干城營六安汪萬象、援剿營寶雞彭心見、決勝營周尚賢、定遠營張成中、廠營萬縣杜興文、英勇營黃崗張其在、天威營開封王見明、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、天討、金戈、神策、虎威、虎賁、豹韜、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，俱以搜括無功坐殉誅殺，或剝皮死，並其家口部落盡斬於河。

賊嗜殺，出天性，偶夜靜無事，忽云此時無可殺者，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□人，惟一子亦殺之，令素嚴，無敢爭者。晨興，召諸妻妾左右以告，則又怒其不言。舉左右奴隸數百人，悉殺之。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，病二日死，其殘虐如此。又禁不得私藏金銀，有至一兩者家坐誅，□兩者生剝其皮。人或沈井中，或塞幽室，被獲亦按連坐法；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。於是，豪奴悍婢，爭訟其主焉。

賊天性特與人殊，恆醉柔而醒暴。一日不流血滿前，其心不樂。嘗厭苦朝會，擲所御冠，舉足蹈其中，索侍者帽，著之迺快。

殺人之令，有以語犯死者，有以事犯死者，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，有言事小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望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，一小兒聞人俚語曰：張家長、李家短，具陳之獻。獻笑曰：此我家勝自成之兆也。遽命釋焉。

殺人之名，割手足謂之匏奴，分夾脊謂之邊地，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猷，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劇，抽善走之筋、斫婦人之足、碎人肝以飼馬、張人皮以懸市。

又剝皮者，從頭至尻，一縷裂之，張於前，如鳥展翅，率踰日始絕，有即斃者，行刑之人坐死。

賊盡墮州邑城。遣偽將分墮之。

按磔牛犬。時令取犬牛盡磔之，毋為後人遺種。

參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，焚其舟，賊奔還。獻聞展兵勢甚盛，大懼，率兵□數萬，裝金寶數千艘，順流東下，與展決戰。且欲乘勢走楚，變姓名，作巨商也。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，縱火大戰，燒沈其舟，賊奔北，士卒輜重喪亡幾盡。復走還成都。展取所遺金寶，以益軍儲，自是富強甲諸將（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，其金銀鑄有各州邑名號。）。

王祥、曾英以兵趨成都。王祥，綦江人，勇悍著聞，為九圍子隘官，守遵義，賊不敢窺。至是，與曾英進兵討賊，賊益畏蜀將，遂決意行矣。

賊毀藩府，走川北。獻自江口敗還，勢不振，又聞王祥、曾英近資簡，決走川北，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，及瑤寶等物，用法移錦江，錮其流，穿穴數仞實之，因盡殺鑿工，下土石掩蓋，然後決堤放流，使後來者不得發。名曰錮金。又盡毀宮殿，墮砌堊井，焚市肆而逃。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，名擎天柱，賊行，取紗羅等物雜裹數□層，以油浸之。三日後舉火，烈焰沖天，竟一晝夜而柱枯折。

楊展追賊於漢州，不及，封遺骨而還。展聞賊遁，急引兵追之，至漢州，賊已去遠，因盡收暴莽骸骨叢葬焉。識其碣曰：「余奉命討賊，提師過此，憐爾白骨之慘，用加黃壤之封。」

冬□有二月，王師西征，追賊於鳳凰山，擊之，獻忠伏誅。賊保寧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，獻至惡之，謀坑其眾，漏言於聞者，進忠大恐。獻忠又下偽詔用秦人鄙語罵進忠，進忠忿怒，時我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，進忠赴師迎降。王問獻忠所在。曰：在南充、西充交界金山鋪，去此千餘里，馳五晝夜可及。王命導師疾行，至西充之鳳凰山，會大霧，王潛勒軍登山，賊諜者知之以告。獻素驕，又以進忠守朝天關，不虞大兵之至也。斬諜者以徇。曰：此群僇求食耳。敵兵豈能越朝天關耶？少頃，又告，又斬之。三報，亦斬。王謂得之，揮鐵騎促賊營。時方辰食，獻衣飛鱗，半臂，含飯，率牙將數□人，倉皇出視。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，一矢中其喉，拔矢視之，曰：果然大兵也。逃伏積薪下，我兵尋得，曳出縛之，王迺拔佩刀仰而祝天曰：獻忠罪惡滔天，毒流萬姓，子受天子命奉行天誅，謹敢為百姓復仇。祝訖，親加刃於獻，磔殺之。屍之轅門，士女往斲之，骨肉糜爛殆盡。獻臨誅，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。四養子兵潰東走。一說獻忠被射時，拔箭在手，向陣大言曰：咱生在燕子嶺，死在鳳凰山，伏■而斃。

獻在成都，忽謂今入厄運，三年中莫可支吾，獨有遯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。過此，仍橫行天下。欲入武當為道士，不果，伏誅，時年四□一。

初，成都東門外沿江□里，有鎖江橋，橋畔有迴瀾塔，萬曆中布政使余一龍所建。獻登其上，見內城宮殿，語從官云：「橋是弓，塔是箭，彎弓正射承天殿。」遽命毀之，就其地修築將臺，穿空取磚，至四丈餘，得一古碑，上有篆文云：「修塔余一龍，拆塔張獻忠。歲逢甲乙丙，此地血流紅。妖運終川北，毒氣播川東。吹簫不用竹，一箭貫當胸。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。」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，迺知吹簫不用竹，蓋肅字也。

獻初破武昌，有大志，不甚殘殺，政府曰天授，江夏縣為上江縣。鑄西王之寶。嘗題詩黃鶴樓，令其下和之。以周文江為兵部尚書，張其尊為前軍都督，李時榮為巡撫，謝鳳洲為守道，蕭彥為巡道，陳六馭為學道，給偽敕印，各予賞賜有差。開科取七□八人，補二□一州縣，詐收人心，未若入蜀之酷烈也。

甲申□一月初□，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，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。獻怒指天曰：爾放我下界殺人，今迺以雷嚇我耶？用三■還擊之。是日死骸激水，橋為之折（或曰，即今九眼橋。獻所復修者。）。

獻敗時，有姪某潛身削髮，隱於灌縣之三□六峰，號疤和尚。世定後，時時出遊。各伯楚錫公珩遇之，問賊曩事，云：「獻忠初起，原圖脫禍，無意殺人，至湖廣率同輩五六，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觜上，見王靈官持鞭喝云：『快去，備非上帝放汝收生，定打殺汝。』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。」云（獻姪面有火藥燒痕，故號疤和尚，問其名，終不答。康熙四□年，其人尚在。）。

或云殺諸生時，每人給一元寶金頂於首，東入西出，斬一生，取一寶回，笑曰：「從寶頭孕殺爾，還是我的。」

賊每屠一方，標記所殺人數儲竹圍中，人頭幾大堆，人手掌幾大堆，人耳鼻幾大堆，所過處皆有記。

賊遇病弱者，多割鼻斲手；斲手之令，男左女右，若誤伸者，兩手俱斲。好小兒幼女，棄道旁，襯馬足，或擲之空中，以刃迎之。

賊酷好朋友，遇相知，徹夜歡飲不懈，及去，厚贈之，而預遣人伏中途，斬其首，歸納櫝中，載之以隨。軍中獨飲不樂，令人啟櫝曰：請好友來取頭，遍列席間，持盞酌勸，款洽若對生人者。名為聚首歡宴。

賊斲婦女小足，疊疊成峰，與愛妾酣飲其下，忽仰視雲，更得一足，合尖方好。妾舉足劇曰：此何如？獻云：使得，立命斲之。

一云：賊偶沾瘡疾，對天曰：疾愈，富貢朝天蠟燭二盤。眾不解也。比疾起，令斲婦女小足，堆積兩峰，將焚之，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，遍斬無當意者，忽見己之妾足最窄，遂斲之，溉以油燃之，其臭達天，獻為樂。

賊殺人時，有峨眉張姓者，為賊殺於南關外，頸裂而喉未殊，伏積屍中，夜定後，見有呵道來者，威儀赫奕，儼如王公，既至，令吏持冊按名點屍，每一呼死者，提頭起立點畢去。張訝其無名，起詢從者云，府都城隍也，張隨蘇沿堰渠伏行數□里，天明逸去。至康熙六□年尚存，頸上刀痕宛然，人呼為張斲頸。子孫甚眾，亦有登岸者，每向人言獻時事。

或云：賊欲屠保寧，府屬禪僧破山為民請命，賊令持犬豕肉以進。曰：和尚噉此者從汝。破山曰：老僧為百萬生靈，忍惜如來一戒乎？遂嘗數鬻，賊因免之。

賊所過處，公廨、民居、園林、亭館、寺觀、樓閣，悉為瓦礫，所存者惟文昌、關帝二祠。蓋關帝，秦人所尊，而文昌則彼推尊為太祖高皇帝者也。故重修七曲山大廟，又建關帝祠於東，皆極鉅麗。

或云：獻過梓潼，夢文昌帝君傲之，欲致祭，令士人為文獻，不解，輒殺之。蜀士被禍甚眾，後屢易皆不屬意。獻大聲曰：咱自做，咱念爾輩書之。其文曰：咱老子姓張，爾也姓張，累甚嚇咱老子，咱與爾聯了宗罷。尚享。今川人常以為笑。

又云：獻初過梓潼，夜夢人以宗弟紅東來謁，誠以勿殺邑民。晨起，詢人曰：此文昌帝君也。神姓張。獻云：咱一家兄弟人，何忍殺之，梓潼得全。

羅江縣南落鳳坡，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、龐士元。獻將張可望燬之，夜夢士元為厲，懼而新之，壯麗倍往日。

初，張獻忠破荊州，召惠府樂戶□數行酒，內瓊枝者，色藝出群，獻命之名曰：我雖賤，豈肯以歌侑酒賊觴，毅然弗從，以刃挾之。曰：汝技止此耳，我不畏死，奈我何哉！獻忠鬻之，喂犬。

同時，有曼仙者，獻忠亦召至，極逞技能，刻意逢迎，獻忠大悅，寵倖無比。獻忠每夜將寢，必豪飲，曼仙侍，置毒於酒，滿斟酒以奉。獻忠妮之，以手挽其頸曰：汝先飲此。卻之不得，立飲而斃。獻忠始覺，碎裂其屍。

夾江有偽令王某者，進新荔枝於賊，剖其中，漬之以鹽。獻大怒，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，既遣，左右曰：彼鄉人也，不識好惡，罪不至死。獻遽云：你說的是，即傳旨去。其旨為奉天承運皇帝的曰：王珂你回來，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罷（偽詔，資陽有人藏之，今存。）。

獻忠有號曰敬軒，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（見於破鄖陽日方岳宗之呼。）。

有云：百姓剖獻屍，見其心黑如墨，或傳其心扁而無肝。

獻埋屍處叢草如棘，誤觸之，輒成大癰。又常有黑虎守墳，噬人，人皆遠之。

敘州有人避賊，逃入深山，草衣木食既久，與麋鹿無異，後見官兵，以為賊復至也，驚走上山，行步如飛，追者莫及，其身皆有毛云。

邱蒲、丹徒間，當賊過時，有數人逃入深箐中，夜出，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，至死人叢拾其頭，兩手抉裂吸髓而去。明起視之，無遺腦矣。蓋夜叉之屬也。

寄園寄所寄云：獻忠開科取士，會試進士得一百二〇人，狀元張大受，華陽縣人，年未三〇，身長七尺，頗善弓馬，群臣諂獻忠，咸進表疏稱賀。謂皇上龍飛，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，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，不日四海一統，即此可卜也。獻忠大悅，召大受，其人果儀表豐偉，氣象軒昂，兼之年齒少壯，服飾華美，獻忠一見大悅，左右見獻忠欣悅，又從旁交口稱譽，以為奇士，古今所未有。獻喜不勝，賞賜金幣刀馬至〇餘種。次日，大受入朝謝恩，面見獻忠，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畫一切技藝。獻忠愈喜，召入宮，賜宴，諸臣陪宴，歡樂竟日，臨散，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。次早，大受復入朝謝恩，叩首畢，諸臣復再拜曰：陛下龍飛之始，天賜賢人，輔佐聖明，此國運昌明，萬年丕休之象，陛下當圖其像，傳播遠方，使知我國得人，如此奇異，則敵可不戰而服矣。獻忠大悅，遂召畫工，圖其形像。又大宴群臣，盡歡。群臣席間又極口稱譽，獻忠復賞賜美女〇人，甲第一區，家丁二〇人。次日，獻忠坐朝，文武兩班方集，鴻臚寺上奏，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，將入朝面謝聖恩。獻忠忽嘖蹙曰：這驢養的，咱老子愛得他緊，但一見他，心上就愛得過不的，咱老子有些怕看見他，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，不可叫他再來見咱老子。凡流氓賊以殺人為打發，如盡殺其眾，則謂之收拾也。諸臣承命，即刻便將大受綁去殺之，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、家丁盡數斬戮，不留人（此事蜀中少傳。）。

蜀中古蹟盡燬於賊，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，賊未至，故至今猶存。

偽平東孫可望等東走，復陷重慶，守將曾英死之。初，英起兵合州，以涇陽李占春、項城於大海為左右，二人皆英腹心舊將，以勇聞。一鼓克復重慶，而邑紳刀化神集土人助英，共結陣塗山下，水陸聯進四〇里。獻聞之，顧劉文秀曰：楊展不足忌，重慶要害，地不可失，因遣文秀往爭之。英令占春、大海逆之多功城，文秀大敗而還。至是，大兵誅獻，偽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。時英守重慶，賊突至佛圖關，出英不意攻之，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歿。李占春、於大海收殘卒二千，退入涪州。英，福建人，以偏裨著功夔門，累績至總兵，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，威名為賊所憚，起兵時欲屯田重慶，督師王應熊不許，有識者惜之。

孫可望陷綦江。有四姑羅氏女，年〇四，其父大道，引匿老鶴沱邊，被搜，投水死。邑人翁臺妻康氏，為賊所獲，不辱，殺之。

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。可望等兵至，應熊力不支，遁入永寧，旋卒於畢節衛。一子陽禧，死亂兵中，竟無後。應熊，巴縣人，萬曆四〇一年進士，其行述具載明史。

丁亥順治四年（是歲，明孽各分據蜀。）春正月，孫可望等陷遵義。初，賊據全川，惟遵義未下，為王祥所守，及獻誅，可望等四偽將東走，大兵追之，以糧盡引還，賊遂陷遵義。

樊一蘅再駐江上。我師既還，王祥等入保、順二郡，一蘅復駐兵江上，為收蜀計。上書永明王。王以為戶、兵二部尚書，加太子太傅。諸將祥等進爵有差。時，於大海據雲陽，李占春據涪州，袁韜據重慶，譚詣據巫山，譚文據萬縣，譚宏據天字城，侯天錫據永寧，馬應試據瀘州，王祥據遵義，楊展據嘉定，朱化龍、曹勳等各據地自擅，而宗室朱容藩，故偏沅撫李乾德以總制至，楊喬然、江爾文以巡撫至，各署置官。於是，全川盡附永明王。

孫可望攻永寧，知州曾異撰死之。異撰，榮昌舉人，知永寧州，賊至，州人望風欲遁。時，江津進士程玉明、貢生龔懋勳在州署，謀於異撰曰：州據盤江天險，扼吭全滇，棄之不守，非人臣義也。異撰因激兵士竭力拒守，賊大至，城陷，閭室自焚，玉明、懋勳俱投火死。自是，黔西諸郡望風瓦解。

孫可望入雲南。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邑，遂直趨雲南，取會城，據之（滇事別見。）。

時，蜀人死於滇者，巡按羅國瓚、夏衍虞、王運開及弟運閔。

國瓚，嘉定人，崇禎癸未進士，巡按雲南。衍虞，江津舉人，曲靖司李署道事。雲南破，衍虞與國瓚書，約義舉兵，事覺，二人俱盡室死。

王運開，字■籙，夾江人，崇禎庚午孝廉，為永昌推官。可望兵攻永昌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，以圖外應，城陷，整衣冠，向北再拜死之。

運閔，字亨籙，壬午舉人，蜀亂，往滇避禍，且以省兄，及至永昌陷，運開死，酒口占曰：行來漸近永昌府，吾兄英靈如欲語，弟兄不作兩截人，魂魄同歸見父母。遂投江死，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。